



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

——张謇与天生港

□朱 江

天生港位于南通城西十数公里的长江北岸。大生纱厂选址唐家闸，一大原因是有内河连接唐家闸和天生港。大生纱厂的设备和物料，大多通过天生港转运到唐家闸。张謇在天生港设立大达轮步公司和泽生水利公司，积极推动天生港自开商埠，筹建天生港发电厂和通燧火柴厂，使得昔日的小港口成为当时长江北岸的一个交通枢纽。

1907年9月8日，张謇在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常会上，分析大生纱厂与大生分厂各自所处地理位置时，指出：“正厂内河、外江，开门即是，交通灵活。分厂距内河、外江在三四十里外。”大生纱厂最早的纺纱机器是从上海运来的官机，通过兵轮经长江运到天生港，再由小轮驳运到唐家闸。

1897年12月1日的《申报》第5版，刊登《通州大生纱厂告白》，其中有：“机器由南洋派威靖兵轮船装运通州，业于本月十八日开运。”上海始终是大生纱厂机器和物料的主要来源地，天生港则承担了输入品的本地运输枢纽任务。从1897年年底承接官机开始，天生港对于大生纱厂乃至南通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。

当时南通所有的港口，包括天生港在内都没有码头，无论是货物起卸还是乘客上下轮船，都需要小轮在江中驳运，既危险效率又低。在很多外国人的回忆录中，对于初次坐船到南通的情形有着细致的记载，因为需要在颠簸状态中依靠缆绳从大船落到小船上，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，可以从格雷琴·梅·菲特金在《长江口与南通州》一文的描述中感悟他们新奇而后怕的感受：

当你看到云雾缭绕中显得分外秀丽的狼山上的支云塔时，南通近在咫尺了。轮船溯江继续行驶五公里，一只平底船会及时地被推过来接驳，靠上尚未停下的轮船时，平底船猛地抖动一下，下船的旅客纷纷吃力地攀爬到平底船上。固定轮船和平底船的缆绳突然松开了，带着行李的旅客脚下一个踉跄，平底船在水中旋转起来，但很快就被扎实的船员控制住，平底船向岸边驶去。

相对乘客，大件货物和煤炭运输，在长江中驳运更加费力。南通经济日渐发达，与外界的物资交流日益增多，由此在天生港设立轮步事宜被提到日程。据张謇日记：“三十年六月，营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。八月，营天生港轮步。”1904年农历六月，张謇与李云书等人在上海筹建大生轮步公司，农历八月建设天生港轮步。天生港轮步由“通靖”和“通源”两个趸船码头组成，前者利用“威靖”兵轮改装，长220尺，宽30尺，吃水9.6尺，后者系一条铁壳鸭尾船，长160尺，宽25尺，吃水8尺。江海关副理船厅鹤而生考察后认为：“轮船停泊时绝无意外之虞。”

随着天生港趸船和木步告成，1905年张謇发起设立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。公司准备募集资本规银40万两，除由发起人先行筹集规银12万两用于前期开办外，另行招集股本规银28万两。公司花费规银4万两购置“大新”轮船，在上海与天生港之间航行。天生港大达轮步的建设，得到官府的支持，上海道瑞澄和两江总督端方，分别于1907年8月30日、1909年2月4日前来视察。

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的设立，便利了南通的运输业，加强了南通与外地，特别是上海之间的联系，也确立了天生港作为南通交通中心的地位。“天生港由江口至内河道仅十余里，其东至海门，西至靖江，如皋、泰兴、泰州，北至东台、兴化、盐城，凡八州县，一水可通，而天生港适为枢纽之地”。天生港的发展，促进了南通的繁荣。

天生港是张謇进出南通的主要港口，在其日记里留下多次记载。1909年5月28日，张謇在天生港乘船赴上海，当晚写就《夜至天生港》诗：“孤月随人别路明，惊回别梦是江声。千愁万恨凭谁说，化作空烟一片横。”众多社会名流坐船前来南通，一般都是先踏足天生港，然后进南通城。1920年5月11日，荣德生、黄炎培、沈恩孚等人从上海前来参加苏社成立大会，在天生港受到南通各界代表和乐队的欢迎。6月5日，美国哲学家杜威抵达天生港，展开他的南通演讲、考察之旅，同样也获得隆重接待。京剧大师梅兰芳曾三次赴南通演出，1920年1月12日乘坐“大和”轮船前往，1920年5月26日，梅兰芳偕姚玉芙、姜妙香、齐如山、王凤卿、王明华等乘“大升”轮船，抵达天生港后都留下合影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来自弗里达的凝视

□小 芮

“三个弗里达在看你。”孩子的话语裹挟着嗤笑，让整句含糊不清。只有妈妈听得懂。

家里有两幅关于画家弗里达·卡罗的授权艺术微喷装饰画，《两个弗里达1939》和《自画像》。画面确实共有三个弗里达，侧脸、下巴微抬，嘴巴闭得有些用力，关键是眼睛，你看“她们”的时候，“她们”也在注视你，盯久了会以为那画中的眼睛有光，就像蜗牛爬过后留下亮晶晶的“地毯”的颜色和质地的微光。

丢勒、梵高、毕加索、德加、马蒂斯，谁不是自画像的狂热者。而弗里达这一生中有大半的画作都是画的自己，一说她曾跟人讲画自画像是因为“我经常是孤独的”。画自己，就是画那份孤独，可她并非孤单寂寥地站着，她和丈夫迭戈执手相伴，迭戈在她脑海里，她的三滴泪可能通往了迭戈的三只眼，她身下是血迹而胚胎与器官悬于上空，包括我们的装饰画：完整的弗里达和破裂的弗里达十指相握、心脏外露，还有一个弗里达被猴子不动声色地环抱。画作总是寂静，可画家能表达出它的声响。我们能听到多少？是夜里呼吸的渐索，还是科幻片中列车从地心贯穿而来的轰隆。

从事文学艺术创作，是我认为的能够抚摸到内心的工作。有褶皱可以抚平，也能恣意拿石子扔出涟漪。这些心影像寄居在大海深处，有一天被创作者以文字画面推到岸边。弗里达画自己的时候，就在与自己对视，用近乎残忍的透视方式。十八岁时的车祸，阴魂不散的后遗症，三十多次手术，与迭戈的情感拉扯战，这些经历在她心上拉出口子，在土壤般的画布上野蛮生长。有一种过激的论断，称“疾病和疯狂造就了艺术”，不妥当，事实上艺术家脑中的齿轮是停不下来的，他们的思考如洪水，席卷整个生命。过度思考，澎湃了惊人的创造力，也有可能形成躁郁症等精神疾病。逝世前一年面临截肢，弗里达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呢，有翅膀就够了。让他们切掉，我就会飞起来了！”没有记录证明她曾经癫狂病魔，她的画作被定义为超现实主义，可我怀疑，她只是让画作飞起来，承载着人生的伤害与成全、人性的高尚优雅和轻诺寡信。

我们渴望内心的飞翔，想随手抓住什么来对抗突如其来的忧伤，或者琢磨要怎样把这郁结化成诗。然后自知，我们不是极少数人，我们看着弗里达，而非是弗里达真的看着我们。我们所理解的弗里达，是基于一定现实，再由后人添油加醋的。要了解一个没有时空接触的名人画家，唯有通过其画作，摆在家中的却只是印刷品。至此我终于明白，弗里达们是我们心中的神，是复制不了的形象，是抵达不了的世界。我们挣扎的是房产教育，他们挣扎的是伤口里滋养出达蕾，什么颜色都可以。差别显而易见，墨西哥猴子不会环住我们的脖颈，但我们也不必刻意切开一道口子，日夜盯梢。我们是如此平淡，又是如此幸运，能看到画作背后的痛苦，又不必忍受同等强度。我们不会成为他们，可微光仍落在我们的眼中，仍然思考，依旧前行，手上一枝迷迭香简单却馥郁。

落笔之后，孩子递来刚创作的水彩画，画中妈妈背对她在餐桌上打字。画作的颜色明朗安逸，像多声部的季节。儿童画发出清晰的声音。这稀松平常的一幕，被三个弗里达凝视着。



CFP供图

飞盘的馈赠

□明前茶

等闲之辈岂能玩飞盘，飞盘需要勇气、敏捷、极具伸展性的轻盈身姿。这个夏天，围绕濠河风光带的众多小公园里，淡黄色或白色的飞盘像花朵一样旋转，掠过人们汗水蒸腾的黑发，当黄昏时分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，这些飞盘镀上了橙黄亮金的光晕，有一点像寻常生活中突然降临的微型UFO。

自从阿薇开始迷上飞盘，她在家刷盘子时，都忍不住要飞上一盘。盛过炒菜的青瓷盘已洗净过水，在她手里自由翻飞，有点像周伯通玩“左右互搏”：先正手向右侧飞盘，刹那间横跨三步，双手上下一拍，灵巧接住，再反手传盘，跳起来单手抓接。阿薇先生见劝不住，就说，赶紧下了洗碗池，我来陪你上街心公园一展身手。你用丙烯画的那个小恶魔飞盘才三两重，用瓷盘子炫技，小心伤到手腕。

为了玩飞盘，阿薇把镶着水钻的长指甲都剪了，前次剪掉加长版的美甲，还是两年前迷上拳击。整个夏天，阿薇与同事们都在飞盘场上见，运动背心，简单的运动阔腿裤或瑜伽裤，鸭舌帽，英姿飒爽得很，四周的蝉声像密雨一样落下来，每个人的热汗也从眉毛上落下来，有人怕手汗导致飞盘打滑脱手，专带一罐镁粉，放在濠河古桥的桥墩子上，不时跑回去，像体操运动员上场前一样，抓点粉，在手心手腕拍匀。

飞盘运动很像是对传统体育叙事的“反叛”，它对抗性有限，不允许对手之间有身体碰撞与接触，似乎和更高、更快、更强没有多大关系，正如符号学大师罗兰·巴特所说：“（我们在社交中的）形象不只是意指性的，也是‘交流性’的。”飞盘运动充满了邂逅与交流意味，在7人对7人的攻防中，每一个配合都少了展示曼妙的速度、动感与鱼跃拉伸的灵活性。此时，谁也不是攻防体系的零件，而是快乐自由的原子。因此，此刻的出汗，也带有出乎意料的浪漫意味。

阿薇开玩笑说，从前误以为飞盘是狗玩的，在美剧里，主人奋力掷出飞盘，狗纵身奔跑，沿着飞盘的飞行弧线凌空一跃，叼回飞盘来邀功请赏。后来才知道，人比狗早玩飞盘几十年。早在19世纪，美国面包师Frisbie就在大学城里开了一家饼店，学生们很喜欢他做的“Frisbie Pie（福瑞斯比馅饼）”，馅饼烘烤时，为了防止糊底漏馅，下面都有个浅盘型的锡托，吃完之后，精力充沛的年轻学生就抛接这种轻巧的锡盘取乐，抛出锡盘时，为了点燃

运动者的热情，呼唤大家集中注意力，常大喊一声“Frisbie”。以至于Wham-O公司取得飞盘的市场专卖权后，迅速依照谐音梗，将飞盘商标注册为“Frisbee”。

话扯远了，那天，阿薇妈妈来给阿薇送自己做的卤菜，瞧见女儿女婿与邻居们在小区草坪上玩飞盘，放下保温桶就要求加入。阿薇怕快60岁的妈妈扭着腰，劝她观战，妈妈很不服气，说当年在大学里，她可是著名的“飞盘公主”：“不说别的，别人接高速盘的时候，手掌都磕得乌青，我不会这样硬接，会用手指的力量去叨住飞盘。玩上半天，摊开手掌，只有大鱼际有点充血，这才是本事。”

阿薇没有想到，自家爸妈就是在飞盘场上认识的。1980年，国内尝试引进科幻剧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，导致万人空巷，不仅令蛤蟆镜与喇叭裤成为年轻一代的时尚符号，飞盘也成为眼界超宽的标识。阿薇妈妈个子只有一米六，但在人缝里压低盘是一把好手，尤其是她机灵敏秘的抛掷，飞盘会像普拉蒂尼踢出的香蕉球一样绕过拦截者，让那些高个子男生无可奈何。阿薇爸爸小时候学过京剧武生，柔韧性极好，有一次竟靠空手翻抢到了阿薇妈妈抛出的飞盘，还有一次，阿薇妈妈抛出了前所未有的高空盘，阿薇爸爸像海里的旗鱼一样高高跃起，在人堆中把飞盘抢到了。

这个小团队还玩过“躲避飞盘”，投掷者的目标，就是用飞盘击中躲避者，这种玩法比投掷沙包惊险多了，为了防止飞盘击伤面部，躲避者需要戴上头盔。那时候，摩托车还是稀罕物，头盔也少见，阿薇爸爸利用大学里的焊接实验课之便，自己替阿薇妈妈焊接了一个玩躲避飞盘的头盔，走出来像22世纪的机器人。

这一回，是躲避者赢了。进攻方的领头羊，居然替躲避者准备头盔，双方散场的主击掌声中，每个人都一脸意味深长地微笑。男女主人公一聊，两人不仅同届，还是同乡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阿薇本人，也算是“飞盘的馈赠”。

飞盘是最能标榜男女平等的运动，它靠的不是力量，而是轻盈、敏捷与柔韧性，完全可以令青年男女同场竞技，比剧本杀和桌游更能消除单身男女的社恐症状。阿薇上个星期受妈妈委托，要替小姨的女儿在飞盘场上物色对象。阿薇建议妈妈：“您先把手叨飞盘的绝技，传授给我妹妹吧。”

我敬重的师长邵大箴

□沈启鹏

在我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中，曾得到许多老师的指导，除了技艺的传授，还有文艺理论的点拨。我曾有缘聆听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的演讲、美术史教授薄松年的授课、李松先生书信教诲。更有邵大箴、薛永年、刘曦林、尚辉、陈履生、马鸿增、周积寅、左庄伟等美术评论家对我画展赏析评说、指点迷津。其中，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正副主任的邵大箴和马鸿增令我感激不尽，他俩都是江苏人，和他们相识真是一种缘分。

2000年10月3日，中国第六届艺术节在常州举行，在丁观加先生引见下与邵大箴老师初次相识。邵老师比我大12岁，为人谦和诚恳，丝毫没有“大学者”的架子，或因属同一生肖，与他交流心情特别放松。他任中央美院博导、《美术研究》和《世界艺术》的主编，业务繁忙，我到北京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或去美术馆观展，偶尔也能见上一面。2008年底在无锡江阴“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”上，第一次完整聆听邵老师的精神见解，与薛永年、孙克、马鸿增、王鲁湘关于文化产业的三场精彩对话。会外，我向邵老师讨教关于画家自存代表作的归属问题，颇得教益。我在北京举办的两次个人画展，均得到邵老师的鼎力相助。

2007年11月，获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时代心象——沈启鹏中国人物画文献展”。为同时举行学术研讨会，在丁观加先生和高冠华夫人张旭女士联

络陪同下，拜访邵大箴、奚静之老师。邵老师一口答应担任学术主持，并列出发评论家名单。24日那天，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5个画展都将进行学术研讨，有的评论家被同时邀请，在邵老师的主持下，袁运甫、薛永年、李树生、夏硕琦、孙克、赵力忠、李松、刘龙庭、尚辉、陈履生、李一等十八位评论家，上午为画展认真研讨，令我大为感动。老师们对我的人生履历、从艺历程、艺术个性与时代的关系及今后努力方向等均作出中肯而深入的分析，尤以“不知疲倦的时代歌者”“主题创作的活化石”“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副校长当为共和国美术史上的个案”等评说，令我潸然落泪而自愧汗颜，鞭策我奋蹄前行。

2016年5月，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我举办“时代心象——沈启鹏绘画六十年回眸”作品展。为配合南通电视台制作专题片，邵老师接受访谈，他对我的艺术人生作了中肯而积极的评价，并对国博收藏品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。5月17日开幕那天，83岁的邵老师从望京赶来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一个月后画展结束，他主动关心画展及收藏相关事宜，与国博吕章申馆长磋商协调。我没有事前拜托，他却如长辈关心后生、师长厚爱学子一般体贴入微而不图回报。

去年11月，中国美术馆举办学术邀请系列展：“文心墨韵——邵大箴艺术展”，以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书画作品全面回顾他的艺术人生。整理并展

出反映邵先生在介绍西方艺术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、构建当代美术评论和教书育人四个方面的丰硕成果。我虽无法赴京目睹，却从诸多媒体中学习体会，倍感亲切。

14年前我在家门口有幸欣赏到邵老师的一批山水画，机会太难得了。那是2008年11月1日，邵老师来南通中心美术馆举办个展并作学术讲座。他的山水画虽尺幅不大，但散淡清润、空灵雅致、无拘无束、返璞归真，可谓厚积而薄发，流露真性情，这正是他“全真”和“自在”两方篇章之意蕴所在。学术座谈会上他宽阔的学术视野、辩证的学术态度，使听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当代美术走向有了一个明晰的思路。宋雨桂、高云、余丁、范扬、刘二刚、杨春华等也专程赶来，这样的阵势和机会对南通来说也是不多的。

那年我退居二线，正在编撰“天风阁画辑”丛书之一“时代印记——沈启鹏传画、年画、连环画创作回望”，我不知天高地厚竟出示书稿以祈教正。想不到邵老师十分乐意为这本小册子作序，并于当月打印交我。序文以一位美术史论家的学术视野，对那个年代艺术观念的局限性作出思考，同时指出我今后的努力方向。邵大箴与靳尚宜、詹建俊并称中央美院的“三巨头”，我无缘进南艺，更没敢进中央美院读研，却一样得到博导指点，这不是难得又难得的缘分吗？

夏天吃冬瓜

□孙同林

夏天吃冬瓜，从字面就让人身心生出一种快感。

我家搬到新小区的头几年，场院里新栽的几株花木还小，邻居便建议在空地上栽两塘冬瓜。我以为冬瓜难长，有点担心。邻居说，没事，冬瓜是“倭子”，你种上，到时候我来帮你照应。于是，我就有了几年种冬瓜经历。春天，当栽种黄瓜茄子的时候，邻居搬来两塘冬瓜秧栽在院墙的后面的，邻居说，冬瓜喜阴怕晒。刚栽上不几天，冬瓜秧便放叶跑起藤来，一个春天，冬瓜秧悄悄地长着，但不见有大动作，直到盛夏到来，冬瓜的藤蔓才恣肆疯长起来，渐渐覆盖了场院里的地面，有的甚至爬上墙头，乳黄色的花朵绽放在藤蔓和绿叶之间。邻居见了，随手扯下爬上墙头的藤蔓，对我说：“以后只要看到冬瓜藤节上生出新枝，就要摘掉。”看我有些不舍的样子，边示范边说：“冬瓜是贱命，你不对它下手狠点，你心疼它，它就不给你结瓜。”果然，在邻居整过枝以后，藤蔓上便连续打出几个冬瓜妞，不久便长出毛茸茸的小冬瓜来。冬瓜成熟起来的时候，身上的茸毛自动褪去，表皮上像涂了一层面粉，于是，便有了宋人郑清“剪剪黄花秋后春，霜皮露叶护长身”的冬瓜诗句，宋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、充满生活气息的乡村冬瓜图。

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。一天，邻居走进我家院子的时候，忽然叫道：“快找东西来为冬瓜遮阴降温。你看看，这冬瓜都快晒熟了。”说着，她找来一些乱草垫于冬瓜下，又在上面积稀稀盖上一层。我细细看过，发现被太阳直晒的冬瓜表皮变成了白色，且结成疤痕，果然冬瓜怕晒。这一年我收获了不少冬瓜，一个个小枕头似的，吃不了，送了不少人。

我小时候的夏秋季节，几乎一直有冬瓜吃的，那是母亲的手艺。

夏天天热，没了食欲，母亲便经常给我们做毛豆冬瓜汤吃。冬瓜在炖熟之后，营养都渗透到了汤里面，清淡鲜美的冬瓜汤既能解暑，又能开胃。母亲有时把冬瓜切成片，开锅，红红汪汪的冬瓜片，堆在粗瓷大碗里，很好看，母亲骗我们说是红烧肉，我们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。冬瓜排骨汤堪称天然美味的组合，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吃上。

冬瓜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，南北皆有。《广雅》中这样描述：“冬瓜经霜后，皮上白如粉涂，其子亦白，故名白冬瓜。”冬瓜也早已成为古人桌上常见的菜蔬，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，“其中可荤可素者，蘑菇、鲜笋、冬瓜是也。”“冬瓜用最多。拌燕窝、鱼肉、鳗、鲢、火腿皆可。”寥寥数语，把冬瓜低调、善当配角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冬瓜，在人们眼中是一种寻常的蔬菜，但在中医的眼里，却是一味良药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冬瓜能益气除烦，“欲得身体轻便者，则可常食之，若要肥，则勿食也。”

什么季节吃什么，不时不食，这是乡人的生活习性。母亲在世时常说：“园子里的菜都有它们最好的时光，错过了再吃，就没那个味儿了，比如春天是韭菜的天下，夏天则是冬瓜的最好时光。”